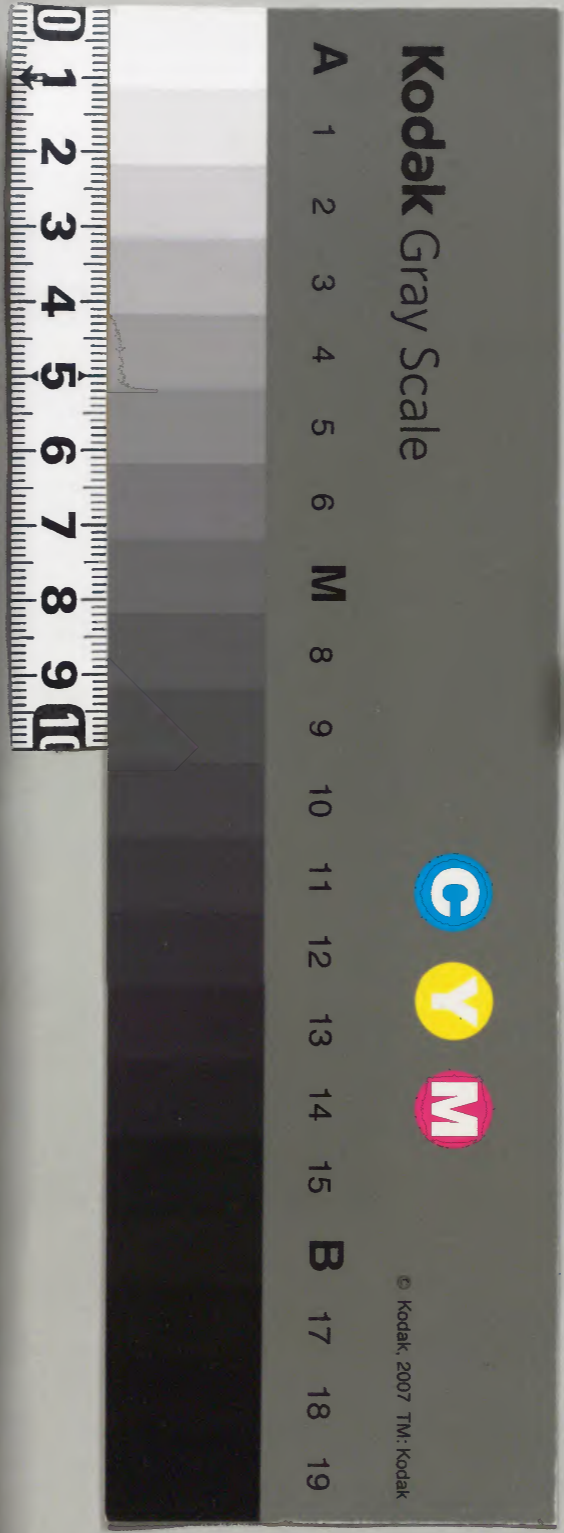


晋書

志十七之廿

内閣文庫	漢	二一四	晋
二八函		二四五	
一〇架		冊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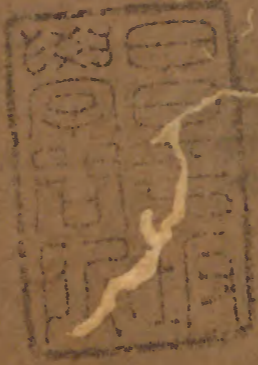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5	
冊數	24 (24)		
函號	280	2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晉書

志十七之廿



漢書門	
二二	二四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四
冊架	函號類

庫文閣內	
二八	二四
函	二五
一〇	二四
冊架	冊號類

書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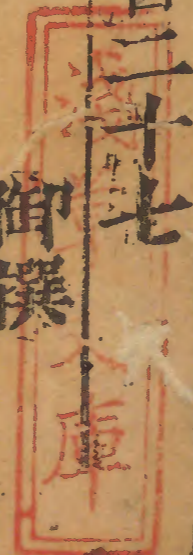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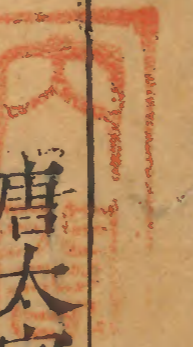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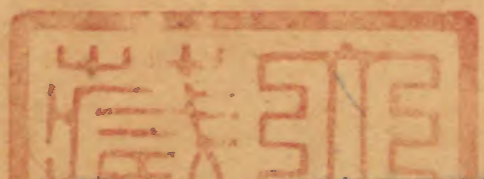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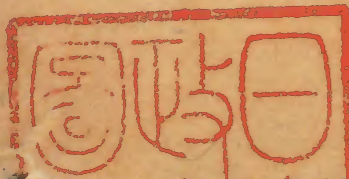
晉書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
 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
 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
 殷世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
 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



垂訓然則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
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
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
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
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
五行志而傳載眡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
陳行學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

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
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
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
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
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
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
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

國子監刊
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及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不曲直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水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木不

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不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水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水冰是年殷浩北伐明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

三

監生陳栢刊

年軍敗十年廢黜之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庚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與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也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

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為匹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及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

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
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
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
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
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慙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由舊章敬重

侍

功勳殊別嫡庶以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
或耀虐偽讒夫昌和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
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不能救也是
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為平原王納
河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
毛嘉女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
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
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

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灾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灾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蓬蒿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灾改作端門又

灾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摠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灾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灾六年十月石頭

嘉靖戊午年 監生陳栢刊

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
多行魚禮而常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
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
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
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
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
臨商觀殿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舍

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
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
帝納馮紆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
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
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
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
祖斷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

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羗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謚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妄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謚殺太子也干寶以為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宮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官衣中忽有火象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暉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眾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國子監刊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與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灾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烧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灾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在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海西公太和中郟情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盖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

國子監刊
實此不摅之罰先死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
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屯
不摅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
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
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
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
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
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

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
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令曹火時桓玄遙錄尚
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
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
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其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
人因遂散潰悉為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飭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脩宮室飭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大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

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

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

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

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

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

雖是晉之苻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

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

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

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

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實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而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先變也天戎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亦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徒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颯起清河王顛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

嘉靖戊午年

監生陳栢刊

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叢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
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
所齮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
錢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
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
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

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
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
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聖秩山川懷
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
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
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劫人民及

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西晉書

東房揚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
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秦厥大水水
殺人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巳水則地
坐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
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
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
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
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荆遷洛營造宮室而不
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荆嘗於建始殿饗祭祀如家人
禮終黃初不復還荆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
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
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
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
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及祀羅
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戎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
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寔是
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亮一曰權時信納諸
訴雖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
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興兗徐豫四州水出沒
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
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
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

父

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
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
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也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
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
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
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
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

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大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沅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措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二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

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隸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妄齎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一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

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天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明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又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

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

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

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

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

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

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罔專政陰

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兗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

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道等潛懷翼

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

國子監刊
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

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

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

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

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

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

浩以私忿廢蔡謨遐迹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

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

石頭以為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羨連年征伐

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温

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初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
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
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
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尅百姓
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
賊廬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將
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如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
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
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河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
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
者京口西瀕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

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
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地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

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

狎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凌上又

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

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

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

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

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

十家三年五月景午大水四年十二月戊寅濤

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

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

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 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

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 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

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

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

陽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

賜

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鵠音禍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音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

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羶言其著也

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寤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

之青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

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

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
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
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
易度則為剽輕竒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
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
毀故有雞冠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

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
青故有青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水氣病則金冷
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
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
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宣於冬
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
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羴鼻痂說以
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

為金所病故致羊羶與常雨相應此說非是春與秋
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羶與
妖疴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
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
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裸身之飲對
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
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
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其儲君遊戲無降下心
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
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
淫管專驕不二朝觀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
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于
寶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
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豫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

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
廐守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
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
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旱卒雷電非常至殺
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
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
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

以凶飢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六雨恒雨之罰也

始震電之明日雨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

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

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

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

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溺一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

六十餘頃

大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無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旱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民以沙攸醴陵武陵之龍

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於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貧乏之匱始擬古皮矣裁縑帛為白拾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實以為編素凶喪之象也念之為恰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紉半袖常以見直臣揚阜諫曰

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襄
服尚不以紅紫况接乎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
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
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巨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臣人二編曰翁仲置之司馬門
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
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
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云曰此妖服也夫衣裳
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纁赤白之
鑠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
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
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
其咎均也

耳一作武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靡角過于耳蓋其俗自
操束太急而靡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
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
毀以死諸葛忠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懲亂蓋
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

二千實日上饒者下倫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
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
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倫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
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檔加
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穀
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
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千寶以
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
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
之應也及天下攪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
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貂繫及為羌煮貊炙貴
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
氍毹為紉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
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紉頭帶身袴口胡既
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氏羌互反永嘉後劉
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
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

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飭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瑋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太節故服物異等贅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士天下是時

婦

七

始人結髮者既成以緇急束其環名曰擷子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柱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孺自聚于道多者至

國子監刊
四五十萬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
狸銜聚之干寶以為夫僞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
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
王命也今敗屨聚於道者為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
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癸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
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帽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恰傳行之
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
彌其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巴無顏者
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
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
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
此則古者總彙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
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為
軋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紒臣道上侵
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
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
改為長柄下出可投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

嘉靖戊午年
監生陳栢刊

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持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取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在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事而被廢焉。

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帽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輔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士乃篡位焉。

舊為履者，齒皆達，搨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搨，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水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鬢。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彌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厭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殺無

水作木

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鑲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顏類轎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沅相效輿臺成俗識者曰自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為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冠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

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

多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若母為令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六安中周氏家雌雞避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其所滅雞冠見地家又天意也東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天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

象

雌化為雉臣陵其上其後王數再攻京師
孝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
左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東房易傳曰君用
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丞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
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
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
狂悞不肅故有雞翹天戎若曰角兵為尋墮落者輶
遠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去天
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
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
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
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
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
風之罰

惡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車作聲曰韓尸尸誠者曰

萬曆十年補
傳高

惠

子

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口夫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

月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苙而湖熟尋亦為墟矣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作將墜之為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象

戊申十二月十六日一夕終一卷

杜若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二十七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唐太宗孝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外僭厥罰恒陽厥極憂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羆時則有
口舌之痾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後
順也是謂不義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情虛譁憤亂則不能治
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

嘉靖戊午年

監生陳栢刊

則嗚氣摩故其哥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
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
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蠱孽者謂小蟲有
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
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
有犬羆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
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痲金色白故有白青白
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
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
於天文西方參為獸星故為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
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
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孤愚以彪有
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
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
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
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
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

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
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為列祖與太祖高祖並為不毀
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
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
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
徽政逸。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饗言
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

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
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
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
神，即偵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
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
延群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
後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
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
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為永安宮帝
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璿還為清河王立成都王
穎為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
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勲故雖公
且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
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為國
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
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舛僭也後猶不悟又
立懷帝為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
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
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嘗得
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
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臛以
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
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臛灼者值灼百
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
人類而人為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
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

改當作

即

九

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其降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即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亮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擬夫鈴為唱

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遂謹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永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後之妖僭也

嘉靖戊午年

晉志

五

監生陳栢刊

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
王愷又過郤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殫極麗至
元康中奉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
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
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
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
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
赤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
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為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官府之
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郤張郃西破諸葛
亮斃馬謖允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
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為太傅外
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
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

帝圖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為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伐煩興軍士怨叛此允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弥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竦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喜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

德不用之謂也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

社稷山川癸未雨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鄉校諸葛冲等女定春五千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始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

帝不答是時有勛馮統僭作威福亂朝尤甚六年
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七
年夏郡國十三大旱八年四月冀州旱九年夏
郡國二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十年
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
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
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
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鮮于敗績而饑疫
存臻戎晉並國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

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
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
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
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
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
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賊害
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

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節之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
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淳于
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
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
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
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
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
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
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
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
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
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
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

如明穆太后故事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六

年夏旱八年夏旱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強恣權制朝廷僭踰

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

冲桓温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温入覲高平陵闔

朝致拜踰僭之應也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八年六月旱十年七月旱饑

初八年破符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

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

彭城頻有軍役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

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

黃淮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

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如千秋為驃

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

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踰不從究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四年五月旱五年夏

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

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

悉使敬已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二年

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六年九月不雨八年十月不

雨九年秋冬不雨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并

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梵鈴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

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

阿公來還當柰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崖當還鎮長

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

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

嘉靖戊午年

卷之八

上

監生徐秉真

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今狐愚聞此謠謀立
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蔑鉤絡
扞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墘也鉤絡鉤
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蔑束其要投之石
子墘後聽恪故吏收歛求之此墘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
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
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鼃
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鼃有鱗介甲兵之爲又曰白

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
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
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
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
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皓聞之意益張曰後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
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將渡江不畏
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
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
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
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
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
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
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為拆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

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二楊貴盛而被族滅大
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末熙中河內温縣有人狂造書曰元寇文長
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有刃又曰兩火沒地哀哉
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
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被破敗賈后絕其膳八日而
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而火武帝諱蘭楊后字
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
書官守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趙王用事故言
荆筆楊板一人不誅則君臣遭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嗟
峨千歲孺體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龍吟此三來
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冰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
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考大鄣日時童謡曰屠蘇鄣日
覆兩耳嘗見瞻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
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謡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
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
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

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
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
心故言登城看也

大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
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
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
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荀晞將破汲桑又謡曰元
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爲荀作田是越惡晞奪其
兗州際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

降劉暉在城東豆田壘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旬如白坑破合集持作鯀揚州
破換敗吳興覆魏魏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蒼瓦
瓦管剛亦金之類也旬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
室大壞也合集持作鯀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
未能尅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論也及石頭之事
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
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煙木
荆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箠
即懸沈充首於城東與沈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

敗吳興覆魏魏魏魏魏又小於鯀也

明帝大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
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
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
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
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
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謹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

嘉靖戊午年

監生徐秉直刊

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
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
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
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庶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庶者臨也
歌云白門庶宮庭庶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
而穆帝晏駕

東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邨得久桓公
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
後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
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汝非皇太子邨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
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
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
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
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

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
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巳子
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
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
為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
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日去
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
牢之所敗故言拉颯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玉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

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
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
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
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譴汝教汝捻龍喉龍喉啣復啣
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京得志也今年食
麥麩麩麩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譴而
誅之也捻龍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

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懷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歐越，壯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蘆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攏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蘆徙徙，次曰闕歎闕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蘆龍內逼舟艦，蓋川徙徙之謂也。既至沓浦，屢尅

期欲與官鬪，鬪歎之應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擲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云

符堅初童謠去，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

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泚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于寶以為獸者，陰精居于陽，令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

國子監刊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八
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蠶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瑋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麇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麇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麇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麇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埤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心不祥莫之甚焉犬禍

國子監刊
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
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
者也及文懿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
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
歛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
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
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
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
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間地中有犬子聲掘之
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
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替故有大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達
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
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為
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大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

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為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太興四年廬江瀟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

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

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思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犬

猶

桓玄將拜趙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恠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

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月末敗亡焉

白青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為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

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

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于寶以為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繁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皆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
 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
 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
 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
 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
 也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
 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
 弘等因眾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

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
 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
 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為人勞之異
 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
 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
 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度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氏賊次

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龍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

年王林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搗

受符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禘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禘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羴時則有

國子監刊
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
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
爵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
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
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蹂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
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
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
柄之明者也溫燠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

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
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
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
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瘵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
病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
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
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禍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
爲鳥星故爲羽蟲禍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
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
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

國子監刊一
卷元一
六日也
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為草妖或屬孽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

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令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

萬曆七年
三
三百四十七

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三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
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
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
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
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
下平吳尋亡而丸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業有鬼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
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黃菜生工吳平

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
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黃葉作平慮
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于寶曰
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
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
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
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
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

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
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
國亡家之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
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為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
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
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而張華遇害壯
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

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
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
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
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
也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膠而生狀
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蠃鼠遇臨之益曰後當
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
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
妖也郭又以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
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

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
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
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
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
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
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烏初康
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
越五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

合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
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來帝崩
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
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
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為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
柯易葉揚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
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
苻堅

嘉靖戊午年

卷之八

三

監生徐事直刊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
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
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
寵及帝崩兆度題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
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
吳終同象識者以為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
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
苦蕒之應也

漢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鸛鵲鳥集靈芝池按刻向
說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云澤者
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
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雋德茂
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揚彰管寧之徒咸
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

司禮監谷判
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并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鷲於衛國李盖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虫之孽又赤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鷲爲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雉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鹽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勤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鹽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入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闔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歲宵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陸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親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

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闔闔門天戒若曰闔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

詩云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鷲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州之狄泉盟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

嘉靖戊午年

晉志十一

苗

監生徐秉直刊

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
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名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
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為汙萊
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不
求之祥也後涉再替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
室將空此其應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
羽蟲之孽也尋為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鵲尾又巢
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
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
頭又金之行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
乃頽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
群鳥集竈竈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
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
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羶

嘉靖戊午年

晉志六

廿五

監生徐秉直刊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
過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
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肯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
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
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戊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
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統坐三日近赤祥也後
人白喜謀北叛關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

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
十月河陰有赤雲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
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
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于寶以
為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
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愨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
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愚昧不寤是月

嘉靖戊午年

卷之八

七

監生徐秉直刊

揚

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
曰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豨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
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
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
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楊
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
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之受賊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

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

直彈劾眾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于寶以為冤氣
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像水
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偽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
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
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
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
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
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墮肉之旁是時劉聰納

劉殷三女並為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
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青
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戊申十二月十七夕一見

林孝生

晉志第十八

五行中

晉書二十八

志第十九

晉書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下

傳曰聰之不聰定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
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鬪時則有耳疴
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聰之不聰是謂不謀言
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
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
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
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萬曆二十一年

三十一

一

三

三百七十三

寒氣動故有魚鱗而龜能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
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為豕豕大耳
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虺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
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
有黑青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
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
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
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恒寒之罰也東房易傳曰
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
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

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
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
聳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案劉向說誅罰
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
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相應班固書九月二日
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
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
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
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

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
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
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
自太子卷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
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相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
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為有所脅行專壹之政
故也

赤鳥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
年夏余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
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

九 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

子其後朱據屈是以逆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
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
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
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
帝時隕霜相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
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
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

嘉靖戊午年 晉志十九 監生徐秉直刊

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
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
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
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
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
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
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
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
大功而權威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土中琅邪雨
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
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
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
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三年十二月大雪五年
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
月南安大雪折木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
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
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
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九年
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十
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三年四月滎
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
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五

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楊建業雨雹是
月丹楊建業大雪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
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政慄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
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
熱陰氣熾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
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七年十
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三年三
月海監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嘉靖戊午年
監生徐秉直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二年四

月庚子京都大雨雉鷲雀死、三年三月丁丑雨雪

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臥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多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

劉向白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五年

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十年五月涼州

雪明年八月張祚抱空護軍張瓘帥宋混等攻滅祚

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此

其亂之應也、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

雷已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

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三十一年四月丁亥

嘉靖戊午年

六

監生徐秉真

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地度尤之十二月
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
兵內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
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
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三年正月
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景午
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作電當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
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六年正月景寅
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
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十年四月

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
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
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
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

十二月巳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

標破為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昝輔寵樹私戚與漢

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雷雨電巳巳夜

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

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

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

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

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

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巳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二年

嘉靖戊午年

卷之十九

監生徐秉直刊

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十四年七月

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堂為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癸

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憲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

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思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于寶又以為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于寶以為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東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有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為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壯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卒為劉曜所破西京遂潰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

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
 四郡蝗虫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
 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二年五月淮
 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
 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年
 王敦并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
 南征代不已故有斯孽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
 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
 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

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
 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
 大衆壯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
 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
 温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
 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
 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壯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

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為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豕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

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醜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

緝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在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為已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啟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過

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君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

國子監刊
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
之孽。劉向以為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經
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
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
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
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
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上色黃故有黃眚黃
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
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
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

福曰考終命。屬音思。心傳曰時有羸蟲之孽。謂螟螣
之屬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對十
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對木昏塵
蔽天按管輅說此為時刑大風報政之憂也是時曹
爽區霧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
不睿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
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其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

兩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眊。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燠。發屋賦歛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水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眊。厥風無恒。地變亦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

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踉蹌動吳城兩門飛落

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霧不容之罰也。明年推寔。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相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

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嘉靖戊午年

晉志七

七

監生徐秉直刊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
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門
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
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
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
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
月舊門新興太原上黨黨災風傷稼明年氏羗反拔大

兵西討 九年六月颯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
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
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
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帟蓋飛裂四月張華
第舍颯風起折木飛續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
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
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趙王倫建始元年正

國子監刊
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灾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
倫伏辜

元帝永康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
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
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
顛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
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
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
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為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温
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
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
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符

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十二年正月壬午夜
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
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
桓玄是其應也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
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
南飄風飛其輶輓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
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以屠裂十
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我歷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

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六年五月
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
射堂倒塌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
是冬王師南討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剝柱
折壞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
拔木七月淮北大風
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母丘儉大
風晦冥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冥陰

嘉靖戊午年

監生徐秉直刊

為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瞑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書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為賊所敗帝蒙塵于陽平陽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于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古賦蟲之孽

東京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四年司興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為鼠甚衆復大食稻為災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嘉靖戊午年

晉志七

十

監生徐秉真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固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虜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虜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為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瞽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為將即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又其應也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一首一身天下將分之為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為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

嘉靖戊午年

卷之九

七

監生徐秉直刊

東天下分為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為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軍公區霧昏亂，故天下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霧不睿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七年九德人袁崇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

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壞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青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為陸機所破，近黃祥也。

嘉靖戊午年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其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復出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為比周故鼠作變也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區霧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文為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示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孽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至絕世也

孝武泰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有知謀各作不知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
玄謀逆之應也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
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
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升於是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為
大將軍吳王收元專制不脩臣跡京房易傳曰臣專事

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摧於屋則瓦落

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摧政官大經在政
茲謂不陰厥震摧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
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
為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
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
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為燕
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

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

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

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

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

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

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安宮太

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

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

馬彪說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

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氏羗叛

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山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

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文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

壬辰京師地震、六年七月己丑地震、七年七月
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八年五月壬子建
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陽地震、九年正月
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
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
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克終於楊駿
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
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

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
故也、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
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
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
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
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
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
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剥廬、厥
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疆、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
子分離、夷羗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六年正月丁丑地震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罔專政之應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沙王又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

胡龍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三年六月丁卯長

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

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于寶以為王敦陵

上之應也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

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月揚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

己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作亂九年三月丁酉會

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母后

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二年十二月地震

卷五
五月
恐
當作五年

國子監刊

十一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巳未
地震 五月正月庚寅地震是時在李龍僭即皇帝
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
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鷄雉皆鳴响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
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三月
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
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

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注幼冲權
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

年六月巳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

應也 十五年三月巳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

十二月巳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

萬曆七年

三百四十五

已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

討荆益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

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

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

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

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

矣劉歆以為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

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

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四年七月泰

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

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
室惠皇悞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
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六年十月南安新興
山崩涌水出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
舍陰平之仇池崖隕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
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
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
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上庸地裂廣

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
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
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
八月乙亥鄆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
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三年
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
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
越荀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三年

十月宜都夷道山崩、四年四月湘東鄢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三年南平郡山崩
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
也、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潯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
胤為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十二年十
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陸殺數
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是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東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豐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

雷、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毀門扇及

限此水沴土也、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

出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

謐謐林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舉此火沴土也是

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
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馮時則有
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皇若極中建立也人君顛言視聽思五
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
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弥於天天氣亂
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疆盛而蔽君明也易
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
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功故其極弱

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

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
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馮一曰馬多死及為怪
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
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病凡君道傷者
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
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賀戎不言敗
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
體生於上之病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

為痾云

恒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為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既肆雲群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綠山于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造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嘗闌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邾之摩陂井中

萬曆三年

卷之七

十三

胡孝二百九十一

凡瑞興非時則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
 年非也于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
 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
 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有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
 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
 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
 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

龍見元城縣界井中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四

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皓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雉京房易妖

曰龍乳人家王者為庶人其後皓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

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產不賀帝荅曰朕德政未脩未有以應受

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

嘉靖戊午年

晉志十九

廿三

監生徐秉直刊

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為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為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一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為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袍罕羗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

是帝竟淪沒。

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簀成以為美瑞，或曰龍者陰類。

出入有時，令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為

呂越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人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檄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為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酒，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
二小蛇入城北門迺從市入漢城陽景主祠中不見
天戒若曰昔漢景主有定傾之功而不腐節忠慎以
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罔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
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
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
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廋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

劉向說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
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
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
君失道馬有牛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
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
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搖之不能動倫入輅車乃
進此馬廋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為亂逆非傳
導行禮之人也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驕馬驚
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

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
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
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覘
元帝大興二年丹楊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
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
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
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已卯帝不

穆六月崩此馬虺又赤祥也是年張童華在涼州將

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
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
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
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
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疴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為鼈入水

嘉靖戊午年

監生徐秉直刊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
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
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
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
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
並有此異占以為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
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
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楊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電元

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六坎實水其中電入坎遊

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

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

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

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太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

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

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

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為上之應也類舍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輿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也妖永寧初齊王囑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與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聞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為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閭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間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閭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于寶以為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疆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

嘉靖戊午年

卷之六十九

七

監生蔡詳刊

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
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
王道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
而婢尚生始如瞋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
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
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
下人伐上之病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東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
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
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
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鷲京房易
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
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
此其徵也

晉志九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
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
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
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
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
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
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
亦淫東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
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為亂

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疑謝平妻生女墮地漢
漢有聲湏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
都連為一胸如鼈手足瓜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
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楊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
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
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
止車門口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侯受辭辭稱姓
出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

七寸天今命可為天下母秦閭即伏誅并下晉陵誅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通聖所領兵陳瀆
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誼譭
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
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失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

鬚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

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木下作女人

形體

戊申臘小及一尺

林多生五年所

晉志第十九

五行下

晉書二十九

晉書三十九

晉書三十九

三

胡孝六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
 可喻則吳歲比於穰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圜摩判肖
 親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
 理焉念室後刑備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
 取譬琴瑟不忘衡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樂野之師雷電揚威高妻有觸
 山之務陳平兵甲而辯諸市朝且嚴天刑以懲亂首

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與仁
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靈政失禮微獄成刑
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
讓行却收鋒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歲蕪
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
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
寓言成康不由凝納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
者焉若乃化戾彞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
商辛之毒痛四海衛懿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
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

之抽脅囚圜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
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
泰而狂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
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
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徃徃而有
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
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
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名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平
蕭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
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夷而暴其罪均其死也

正德十年

禮記卷之九
不汙宮掖不為楮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
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五刑云
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接
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
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緹雖設稱
為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
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提其流潤
江左無外蠻獠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
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緹
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曰
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
然則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臠者黑其體
犯宮者雜其履大辟之罪誅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
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
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
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
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
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

嘉靖戊午年

監生蔡詳刊

日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誥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廢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為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

中

律之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誅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

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後數興，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寬。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

信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遷初。及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者，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本三公廷尉議，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者，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

許下

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
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
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
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
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
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
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
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
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撻撻酷烈
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繁寔為

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為政也猶張琴瑟大弦
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
政方今聖德充塞偃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
蕩滌煩苛輕薄繁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
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鈇鑕諸酷
痛舊制解杖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
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為廷尉復
校律令刑法盜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犯

司馬法谷刑
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
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
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
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
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
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
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
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
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
龍子忠忠後復為尚書略愆寵意奏上三十三條

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蠹室刑解賊吏二世
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
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表奏之
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
非常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
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
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
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
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
嘉靖戊午年

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三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網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

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後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

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天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單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

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評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槁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意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

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
 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
 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
 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
 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
 所不及傷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
 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
 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
 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
 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

下相蒙雖大體異若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

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
 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
 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
 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
 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
 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凱又奏
 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
 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
 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

嘉靖戊午年

卷之九

十

監生蔡詳刊

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
范洪受囚緇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
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
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
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
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
群散騎常侍劉劭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疑中
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傷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
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
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

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實寘則罪漏是以後
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摠事類多其
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弟
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
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獨和賣買人
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誣
詐偽諭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白復免
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
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茲分為
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利有登

繫一作

司禮監各律
開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
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
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
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
分為請賂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具
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脩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興律
有之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之軍之興及
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
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軍要斬又減以丁
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

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
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省而無車馬律猶
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
郵驛令其告反違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
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
律盜律有還贓界生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其金
為假科有平庸坐賊事以為償贖律律之初前無免
坐之文張湯道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
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
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

正德...
卷三十一
三

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禁家
 宜摠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
 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
 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
 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改漢書律不行於
 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
 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
 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
 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
 子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瀆或梟藟夷其三族
 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劫而亡許

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
 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際
 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弟加至五歲
 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
 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
 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
 以上除訟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
 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
 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

河南尹李暕中領軍曹義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
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
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止餘之誅其子荀妻荀氏應
坐死其族兄顛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勻其命詔聽
離婚荀氏所生女走為潁川太守劉子无妻亦坐死
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
官婢以贖走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
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俟脩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
秦立重辟漢又脩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
以追殺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

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
出適他族遠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
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
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
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
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
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
所以哀矜文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
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
為永制於是有所詔改定律令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

令本注煩雜陳辭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
孫郭馮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
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顛中書
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
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頤
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
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
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
律為請賊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官違制撰周
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

五十七言

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

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
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
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選其
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
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
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
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竄女三歲
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娣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
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

斤
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
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今受封叔孫通
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為郎中大夫立
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
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
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
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
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
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
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

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
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贖者則求罪於此作
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
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
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
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
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謬背信蔽巧謂之詐虧禮廢節
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
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尊絕理謂之不
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賊唱首先言

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積
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
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
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
贖謀反之同任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果
與尊鬪皆為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
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
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
鬪而殺傷傷人又似誤誤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
似受賂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符似

恐獨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
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
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
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
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
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
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
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
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

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獨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賂劫名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歐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矧人心愧而面赤內慄而

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誑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類在聲色矧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物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賊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

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賊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變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董類於參伍然後乃可

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弥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

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
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瑋中書侍
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地
庶有詔後之及劄頌為廷尉頌表宜復肉刑不見省
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
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
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
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
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
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

豈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
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姦盜又不制之虜也
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為法若此近不
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
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
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
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
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
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
之此為刑不削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

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利害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虐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

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長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蹶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

今

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省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為惡無異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

之字可疑

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之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徵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日本曹尚書

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
索瓦之不正者待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
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按行不及得
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輟出出還
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
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
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後之大晉垂
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
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

唯毀髮然後族之此古典也昔登踐犯攘失盡敬之
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六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連
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讎然後得免考
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
圍七寸二分者被所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
而案劾難測極極罪狀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
鮮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朝北隔道在
重階之內又即已滅類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
問頻繁便書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
外刑書之文有限而外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

之制誠不諱言得循常也至於
 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
 之德下損崇禮大臣
 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人
 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
 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憲指
 務重體例遂虧或因急
 事得容深領誰有此奏曲
 議猶不止時劉頌為三
 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
 以來法漸多門公甚不一
 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
 謹且啓聞臣竊伏惟陛下
 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
 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
 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
 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
 下盡文就意以赴主之所
 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微

大魏

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
 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
 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
 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
 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
 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
 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君上
 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
 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
 人有言人主謀其政荒人
 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
 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
 輕重之當雖不狀情苟入
 於文則得而行之故其事
 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
 不狀聽之斷輕重雖不免
 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
 法乃得直又君行之分各
 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
 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

嘉靖戊午年
 監生蔡詳判

必有缺誤

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
犯釋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
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
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
令後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
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
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
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
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執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
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

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
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
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
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
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悞不可繩以不信之
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
意斷不勝百姓頽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
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矣曲當之妙鑒
而任微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
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

國子監刊一
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遠然天下至大事務
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
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
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
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
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
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徇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
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
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
私又恒所咀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

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
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
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
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
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
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
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
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
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
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

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惟常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

下斷一作

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忘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去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典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經賢賀

嘉靖戊午年

卷八十一

七

監生蔡詳刊

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
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厲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
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
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
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遣不得動
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
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
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
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
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

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
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
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
據法以事為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後事尚未能從而
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撻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
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
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
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
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
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

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
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
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者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
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勅法先王
所慎自元康已來事故存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
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
帝即位展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
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
非旬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
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道太常賀循符中

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
疑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
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
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
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
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
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
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
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刑之以刑刑之則
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

國子監川
臣計此廼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若
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
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
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
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
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伴造化豈不休
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
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
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誅爲惡之末痛惡
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

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
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
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
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
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群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
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
者刑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
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
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彞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
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

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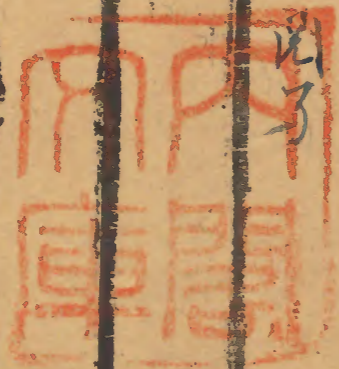
之湏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敢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招王蓋由曩世風淳

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
改操故能勝殘法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弥密
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寘終身劇役不足止其
奸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
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
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
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
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
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
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己酉二月五日一尺了

杜宇七 五十二歲

秘書監林慈



刑部

卷二十一

刑部

卷二十一

日本書紀
卷之八



